

## 九十後

剛剛從佛羅里達探望完九十五歲的老師，回到紐約第一件事就是訪問另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，Peggy Papp！

Peggy 也是家庭治療的佼佼者，名譽全球的婚姻治療專家。她發展的一套夫妻雕塑技巧，尤其有趣。與 Satir 著名的家庭雕塑不同，前者是比較固定的，像真的塑像一樣，後者是流動的，有點像雙人舞。Papp 最喜歡示意夫妻二人各自想像自己是怎樣的動物或植物，在怎樣的情況下互動。我記得的一個例子，是妻子看到自己像一隻脆弱的白兔，找不到庇護；丈夫卻比喻自己是遮蔭的大樹，葉子都被侵蝕得孤零飄落了，只剩下乾枝。

這種把內心感覺形象化的技巧，對不善表達的人很有幫助。尤其應用在夫妻關係的矛盾上，更容易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。我以前在紐約工作時，最喜歡去觀摩 Papp 的臨床示範。她與我老師 Minuchin 的風格很不一樣，一個是男性的理智和果斷，一個是女性的細膩和接納。一動一靜，我一直把他們相異之處作為自己專業發展的一種互補。

初到港大教學時，也特別邀請 Papp 來作家庭治療示範，後來我生病入了醫院，不能如約陪她遊玩，甚至不能送她走。但是在醫院期間不停收到她的鮮花，也開始了我們長久不絕的友誼。

幾年後她再來，我們一起去中國，她在上海還作了一次講座。當時她提了一句「一個好女人可以把男人治療好」，翻譯的人却把「cure」誤會為「kill」，變成「一個好女人可以把男人殺掉」，後來想想，後者也不是全無道理，我們都笑瘋了。

Papp 也是首批把女性主義帶入家庭治療的學者，重重地挑戰了各派宗師的大男人態度。她與另三位女治療師合作了一項長達十年的項目，稱為「women's project」，從女性角度看家庭問題，被視為業界的大突破。

那是 Papp 在事業上最高峰的時段。在我印象中，她一直都是十分優雅的女性，除了一些她認為是男性對女性不恭敬的場合，才會張牙舞爪。兩年前她因為做置換髖關節手術而碰上感染，幾乎沒命，我才知道她已經年過九十。

這次在紐約見面，她已經把房子賣掉，搬到一個較小的寓所。地方是小了，但是環境一點也不差，每個窗口都對着東河，她的腳步虛浮，但是衣着整齊，對自己的形象一點也不馬虎，我相信那是一種對人的禮貌。

在綠茶和黑巧克力的品嚐中，我們消磨了一個懶洋洋的下午。

談起 Minuchin 認為一個配偶走了，其實是夫妻二人的一部分走了，Papp 並不認同，她說：「要看兩人關係如何！」她說她的同伴走了，她倒是感到一種解脫。

她告訴我有編劇想把她的生平改編搬上舞台。她有點揶揄地說：「他們認為我是很強的女人，任何逆境都沒有把我打敗，那當然不是真的！」世上也真的沒有強女人，強是弱的另一面，打不敗，並非心中不脆弱！

她又好奇地說：「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寫我的故事，如果要我寫，我就會從我父母說起！」

Papp 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，長大在 Utah 的摩門文化，是個典型活在馬背上的 cow girl。她說：「我父母教育不多，但是不斷提醒眾多子女要出人頭地。尤其是母親，老說要把事情做到最好！」

把事情做到最好！成為她的金句。到紐約後，第一個志願是打入舞台，但是紐約舞台的競爭太大，她很快就發覺自己並非做演員的材料，想轉去讀社工，大學卻嫌她不夠資歷，不肯收她，最後 Murray Bowen 收她為徒，她才找到入行的門路。

她說：「從五光十色的舞台走入呆板的社會工作，你可以想像我有多不習慣！好在家庭也像一個舞台，家庭治療對我是最合宜的出路。」

其實 Papp 自己的經歷也很戲劇化，她的前夫是紐約有名的劇作家，現在仍留有以他為名的 Papp Theatre，他們的離婚也是當時一大新聞。Papp 說：「我都接受了，但是孩子對父母婚姻失敗的創傷，始終沒有痊癒！」

多年後，她的大兒子自殺，她說：「當時握着兒子的手，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，那種完全的絕望，讓我寧願變得無情，也不想再去經歷！我最恨別人教我怎樣去哀悼！」

我並非不知道她這份悲哀的過去，但是聽她自己說出來，仍然令我萬分震驚。

我問她：「那麼你父母對你的影響，有影響你對你的下一代嗎？」

她苦笑：「我和我的女兒，在我離婚後關係就一直不好。為了想她把事情做到最好，我總是不停糾正她的方式。經過多年的矛盾和衝突，我才明白，我必須接受她自己的選擇，現在，我們母女才變得親密！」

怪不得她是這樣優秀的治療師，她是以自己的身經百戰，去了解人生的無奈、無常、和無助，但是並不等於不能積極面對。我等着明年回去紐約看她的舞台劇！

這夏天所接觸的都是過了九十歲的人，他們對生命的執着，對一分一秒的投入，在身體衰退的威迫下，仍然活得豐富。讓我這不知老之將至的人，十分感激。人活到一百歲，也只有三萬六千五百天，每一天都同樣重要。九十後，原來還有明天！